



持松與密教

靜華

一、持松的生平及其著作

持松是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一位難得的高僧，他的佛學造詣及其道行在諸多的出家人中都堪稱上乘。

持松，法名密林。一八九四年出生于湖北省荊門縣沙洋鎮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。其父緒炳，人稱南坪先生。持松幼承庭訓，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，學習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等。

兩年後，清政府廢除科舉，創辦西式學堂。父親便讓持松改學醫術，然其志不在此，遂轉攻經史小學。

一九〇七年，父親不幸辭世，未幾，小弟又夭亡。母親經此打擊，大病經年，幾瀕於危。家境日見困頓，持松不得已而輟學。

一九一〇年秋，襄水泛濫，淹沒大片村莊、田舍。持松隨母和弟弟逃難，到舅舅家去投親。舅氏三兄弟均無子，僅有一女，年齡與他相仿，遂議招娶為婿。念及慈父見背，又遭洪水之險，持松感到人生無常，「畏死之心，解脫之念，不禁油然而生」^①。于是，下決心投奔鐵牛寺出家。

受具後第三年，持松到武漢歸元寺，聽講《楞嚴經》，覺得不能理解。因此，他趕赴上海，投考佛教華嚴大學^②，被錄取。此後三年，他始較有系統地接觸大小乘經論，為日後的弘法事業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二十四歲時，因月霞圓寂，持松受其命，繼任江蘇常熟興福寺方丈職務。任職期間，為寺裏還清欠債，贖回寺廟財產，對該寺的建設貢獻頗巨。同時，他還會同有關人士續辦華嚴預備學校（後改為法界學院），培育僧才。

一九二一年，應太虛之邀，赴杭城淨慈寺講解《八識規矩頌》。次年夏，又至武漢宣講《攝大乘論》和《觀所緣緣論》。此後，復杖錫安慶迎江寺，為佛教學院的學僧授《十二門論》。是年冬，辭去住持職務，東渡日本學習密法。

在紀伊高野山修學兩年，得古義真言宗六十四世傳法阿闍黎位。旋因學費告罄，遂提前回國。

一九二四年，持松開始弘揚密法，講經、傳戒、灌頂，幾無虛日。

次年春，持松隨太虛赴東京，出席東亞佛教大會。與會期間，得與日本著名佛教學者渡邊海旭、木村泰賢、高楠順次郎、河口海慧等人會面，並就許多佛學問題進行了討論、交流。會後，又至新潟縣，學習新義真言宗，得四十九世大僧正位。這是持松第二次東渡日本。

持松第三次赴日本，時在一九二六年。至京都學習「台密」。卒業後，又到高野山，依金山穆韶受三寶院安祥寺各流傳授及其口訣，被授予五十一世阿闍黎位。同時，補習梵文法。

回國不久，持松又赴遼寧作「仁王法會」。期間，張學良將軍

及省長翟熙人曾進入壇場護摩受戒^③。以後數年，持松於滬、寧、杭等地講經、傳戒、修法，受其灌頂者達幾萬人。

一九三七年開始，持松蟄居滬上聖仙寺，專心從事佛學著述。

十年後的一九四七年，上海靜安寺恢復十方叢林制度，持松被公推為首任主持，兼任靜安寺佛學院院長。

一九五三年，持松在靜安寺內建立了密宗（眞言宗）壇場。這在中國漢族地區自五代以來尚屬首次。

一九五六年，持松擔任上海佛教協會會長。數年內，他先後至尼泊爾、緬甸、越南、柬埔寨、日本、印度尼西亞等國弘法，爲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。

一九六六年，「文革」開始，持松受到衝擊，如是數載。

一九七二年，在修法禮請其師金山穆韶時，持松作偈曰：

我生已盡，所作已辦；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。同年中秋，持松因病住院。有作：

壬子年中秋夜，陰霾雨傾。住院同室病友均爲中秋夜無明月，慨嘆不已。忽而三昧現前，定境希有。先見紅光，後現白光；遍空光明，澈照十方；滿月皎潔，星光點點。出定之後，定境不變。遂吟：

滿月皓空，星光互攝。入我我入，性空法寂。^④不日，持松安詳而逝。享年七十九，戒腊六十三。

持松一生，學通顯、密，弘宗演教，不遺餘力。其著述尤勤，達三十種之多（尚不包括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）。現著錄如後：

《攝大乘論義論》，十卷。

《釋迦如來一代論》，一卷。

《觀所緣緣論講要》，一卷。

《住心品纂注》。

《菩提心論纂注》。

《金剛頂大教王經疏》。

《蘇悉地羯羅經略疏》。

《隨行一尊供養私論注》。

《三陀羅釋》。

《胎藏界行法論》。

《護摩行法論》。

《施諸餓鬼食法注》。

《眞言宗朝暮行法》。

《梵語千字文》。

《梵語雜名》。

《梵文心經異譯本》。

《師奘文鈔》。

《密宗手印集》。

《理趣經釋》。

《四度加行口訣》。

《悉曇入門》。

《仁王經闡秘》，四卷。

《因明入正理論易解》，一卷。

《三昧耶戒義釋》，一卷。

《勝鬘經淺注》，二卷。

《華嚴宗教義始末論》，六卷。

《密教通關》，四卷。

《心經闡秘》，一卷。

《十二門論淺注》（未出版）。

二、密教的特徵及其傳承系統

密教是印度佛教中最後興起的一個派別。一般認爲，形成於

七世紀中葉，亦即其根本經典《大日經》和《金剛頂經》成立之後。它主要吸取當時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的教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。在宗教實踐上則借用婆羅門教和其它宗教的一些儀式規範，融合佛教本身的特點，形成一套高度組織化的咒術、本尊崇拜等複雜的儀式系統。宣物「即身成佛」可以通過口誦真言、手結契印和心作觀想這「三密相應」來實現。修法時則需建立Mandala(曼荼羅)，供養佛菩薩諸本尊，以配合「三密伽行」儀式的進行。其根本經典是《大日經》和《金剛頂經》。《大日經》敘述大日如來在金剛法界宮，為金剛薩埵說一切眾生本有的清淨菩提心，所擁有的本有本覺之曼荼羅，同時宣講悟入清淨菩提的身、口、意三密的方便法門。並以「菩提心為因，大悲為根本，方便為究竟」為中心，進行實際觀察，証知，以成無上菩提之果。《金剛頂經》較《大日經》晚出，主要吸取瑜伽行派的「轉識成智」思想，宣揚「五佛顯五智」說，即東方阿閼如來的大圓鏡智，南方寶生如來的平等性智，西方無量壽如來的妙觀察智，北方不空成就如來的成所作智和中央大日如來顯現的法體性智。除法體性智外，其餘四智均由唯識所轉。《金剛頂經》出現之後，密教遂有金剛界、胎藏界兩大傳承系統。金、胎兩部均以大日如來為最高教主(對於大日、釋迦二者是否同體的問題，東、台密有不同的爭論)，以傳誦口頭真言作為傳法的依據。從古到今，一以貫之。

佛教各個宗派都非常重視傳承，密教尤其如此，所謂「密語真言」，講究單個密傳，而且要求非常嚴格，非器不傳，寧缺勿濫。因此，密教時有待機而傳的說法。比如大日如來將密法傳於金剛薩埵，金剛薩埵經幾百年後，始傳于龍猛^⑤。又如持松恪守密教傳統，因無合適繼承人選，決不濫予非器，故作《密教通關》一書以明志^⑥。正因為如此，密教雖幾經挫折(印度有異教入侵毀佛，中國有唐武宗「會昌法難」)，仍能擇地而傳，由印度而中國，而日本，終至發揚光大，蔚成日本佛教界廣大之宗派，呈蓬

勃之勢，方興未艾。

金剛薩埵是密教金剛界、胎藏界兩部大法的首位繼承者。他實際就是顯教中的普賢菩薩，密教中稱金剛薩埵，他傳法於龍猛，始為第三祖。

龍猛即龍樹。出生於南天竺的婆羅門家庭。原為婆羅門著名學者，後皈依佛教，成為印度大乘空宗的創始人。他學識淵博，善於辯才，著作很多，有「千部論主」之稱。漢譯本主要有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毗婆娑論》等二十多部。藏文中則保存有龍樹的大量著作(近人法尊所譯之《七十空性論》即其一例)，其中解釋密教的著作就達五十一種之多^⑦。由於龍樹對佛教理論與實踐所作的巨大成就，所以，除了密教之外，他還被推為三論、天台、禪宗等八宗之祖^⑧。目前，國內對龍樹密教著作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。

龍樹傳密法於龍智。龍智之後，金鋼智受承其學，成為新一代的密教祖師。

金鋼智的生活年代約在八世紀左右，生于南天竺，幼時出家，少年習「因明」，二十受具，後學大小乘律。年三十一，以龍智修習密法。唐朝開元七年(公元七一九年)偕弟子不空來華，在長安建立曼荼羅道場，並譯出《金剛頂理趣經》、《毗戶遮那三摩地法》等密教經典儀軌多部，現存二十九部。

與金鋼智差不多同來的，除不空外，還有善無畏。他與一行合作譯出《大日經》，一行作《大日經疏》，對後世影響很大。善無畏、金鋼智和不空三人同為我國唐代密宗的創立者，史稱「開元三大士」。

金鋼智臨終時，曾囑咐不空往天竺修學大法。不空不負重望，在天竺稟受兩部大法，復入唐傳法，聲譽日隆，並譯《金剛頂經》、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等大乘及密教經典七十七部、一百二十餘卷。著名弟子有六人，金閣含光、新羅惠超、青

龍惠果、崇福惠朗、保壽元曉、覺超。其中惠果傳承其法。

惠果(公元七五二——八〇五)，俗姓馬。京兆萬年(今陝西西安附近)人。九歲習佛經，年十七入內道場，後從不空修習密法。大曆八年(七七三)正式出家受戒。又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，從不空受金剛界密法，將二者融會貫通，建立了「金胎不二」的思想。常住青龍寺，向各國入唐求法僧傳授密宗教義。先後給新羅惠日、悟真授胎藏、金剛二界及蘇悉地等密法。貞元二十年(八〇四)傳金剛界、胎藏界二部大法於日本僧人空海。後空海將此宗傳至日本，形成日本真言宗，史稱「東密」。

空海(公元七七四——八三五)，密號「遍照金剛」。贊岐(今香川縣)人。十五歲入平安(今京都)學習儒學，後信奉佛教。延曆二十三年(八〇四)與最澄等入唐求法，遍訪各地高僧，後以長安青龍壽惠果密法嫡傳。回國後奉詔弘傳密教，受賜平安寺和紀伊高野山為傳教「根本道場」。密教迅速傳遍各地。因空海所傳密教以東寺為中心，故名「東密」。空海圓寂後，天皇追賜「弘法大師」諡號。所著密教著作主要有《辨顯密二教論》、《十住心論》、《秘藏寶朗》、《付法傳》等。入室弟子有果隣、真濟、道雄、圓明、實慧、真稚、真如、泰范、智泉、忠延，世稱十哲。但續慧命、延法嗣者，唯實慧、真稚二杰而已。然而，二人中又僅真稚為諸流根本。因此，若說延法脈者，即真稚二人，亦無不可。至於其他支流，此不多及。

從真稚至金山穆韶阿闍黎共五十四世，全為日本僧人。第六十四世為中國僧人密林，即持松。這是高野山中院流的傳法系統，此屬古義真言宗一派。

另外，還有三寶院流和傳法院流兩個傳承系統，但同屬高野山一系。

最澄(公元七六七——八二二)是與空海同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。他從天台宗九祖湛然的門徒道邃、行滿受天台教義，後上天

台山受牛頭禪傳授，並從順曉等人受傳密教。回國後，於高雄寺設灌頂台弘揚密教，創立日本天台宗。後經圓仁、圓珍二人竭力弘傳，始成與東密旗鼓相當的密教大宗，史稱「台密」。這也是密教發展史上值得注意的方面。

三、持松與密教之關係

持松最初接觸密教著作是在一九二一年。從此，他便與密教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是年，他擔任常熟興福寺方丈，準備繼承月霞遺志，專弘華嚴宗。於是，集中精力，專攻華嚴大藏。同時，他又感到要窮究華嚴教義，務須先通曉瑜伽密部，因此，始閱讀《法輪寶懺》。然而，盡管他俗學充實，顯學頗厚，但其中的瑜伽密義仍令他難以索解。而且，中國漢族地區的密宗傳至惠果之後，即遭唐武宗滅佛，後又經五代戰亂，漸成廣陵絕響，至此歷逾千載，已無可問津者。所幸的是，惠果在世時，有日本僧人空海應時入唐，學得金、胎兩部大法，佩綬東歸，大弘密法於被邦，歷久不衰。於是，持松決意負笈東瀛，挽學千載絕學，復興中國漢地密宗。這年冬天，他自費度海，來到日本真言宗根本道場高野山，禮天德院六十三世阿闍黎金山穆韶為師，投花得不動明王為本尊，始學修密法。

持松天資聰穎，學習刻苦，深得穆韶器重。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，他不但精通了日文，還受到古義真言宗中院流一派傳授，穆韶上師賜予他灌頂號「入入金剛」，並授予六十四世灌頂傳法阿闍黎位。

回國後，持松即在武漢洪山寶通寺開始弘揚密法。蕭珩珊居士出資巨萬，幫助他在寺內建立法界宮、瑜祇堂，並購買壇場法器，繪製諸尊曼荼羅，準備將洪山作為復興密教的根本道場。兩

年中，日日講經、傳戒，受具灌頂者達數萬人，盛況空前。

爲更好地弘揚密教，一九二五年持松趁出席東亞佛教大會之便，來到日本新瀉縣，從權田雷斧大僧正，接受新義眞言宗各流灌頂，得四十九世大僧正位。此後，轉赴京都比叡山延歷寺學習台密儀軌。卒業後，再度來高野山依穆韶上師受三寶院安祥寺各流傳授及其口決，復得五十一世阿闍黎。穆韶還特地將珍藏多年的金、胎兩幅大曼荼羅相贈以作永久的紀念。

持松回到滬上，得知洪山寶通寺毀於兵燹，不勝慨嘆，遂定居上海，且將壇場暫時安置在一位姓韓的居士家裏，取名「瑜伽精舍」。一面講經、傳戒、灌頂，一面積極籌備，擇地設立壇場。時朱子橋居士等發願恢復西安大興善寺的密宗古道場，函電請持松就任住持職，適逢漢口發大水，道路受阻，因緣不備，遂不果行。

一九五三年，持松終於在滬上千年古刹靜安古寺正式建立了密宗壇場，多年宿願得以實現。此距離他第一次從日本學成歸來，前後已近三十年，誠屬不易。他的另一個心願是孳孳擇器，尋找合適的傳法人，無奈瀉瓶會人，材難與嘆，一直未能如願。持松曾賦詩一首表達他的感嘆之情。詩曰：

掛錫何當有立錫，衲衣鉢袋自相隨。

唯思法乳恩難報，一卷眞言却付誰？⑨

爲使鐵塔正脈不致中斷，持松「唯冀以著述利方來」，因此，「條纂事類，江輯羣言，征法苑之典據，擇宗趣之異同；品驚邪正，辨別眞僞；審宗派之源流，溯興替之沿革；名相繁糅，則臚爲圖表，音訓混淆，則注以梵書；剖析義例，標章十門」⑩，寫成《密教通關》一書以行世。在該書中，持松將密教與顯教作了比較，指出密教所行的經典依據，以及許多密宗大師對經典的理解和發揮。同時闡明安心觀道、修行斷惑的理論和方法，而對各種成就次第都作了分析，指明了傳法灌頂的先後次序，然後旁征博

引，辨明密教源流，最後以略詮法義作結。對其中的許多問題，持松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敘述介紹上，而是在廣泛搜集材料、細心研讀經典的基礎上，加以融會貫通，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。比如，對於不空，在金鋼智歿後，回天竺向誰學習密法的問題，日本空海認爲是龍智，中國飛錫，趙遷則認爲是普賢，持松綜合幾家觀點後認爲「普賢或爲龍智之德，非有一人也」⑪。即其一例。綜上述，持松爲恢復中國漢地密教，先後三次東渡日本，兩登高野山，朝夕聞修，得東密一系心傳，兼及台密義理儀規，携金、胎兩部大法歸來，先建壇場於洪山，再興密法於滬上，復興了自五代以來失傳千載的密教，受其灌頂者達數萬之衆，堪稱密教大德，爲中國密教歷史寫下了新的一頁。

(完)

注釋

① 持松：《自傳》載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第二十三期《覺有情》。

② 同①

③ 同①

④ 此偈據持松俗家弟子楊毓華（法名：超曄）在紀念持松誕辰九十五周年法會上的講話。

⑤ 持松：《密教通關·宗派源流》。一九三九年印行本。

⑥ 持松：《密教通關·總叙》。

⑦ 呂澂：《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》第一〇一頁《龍樹的學說》。

⑧ 其餘四宗爲：淨土宗、華嚴宗、律宗和龍樹宗。

⑨ 該詩題於持松「鐵塔眞傳」彩照上。此照現存於上海靜安寺「持松法師紀念室」。

⑩ 持松：《密教通關·序》。

⑪ 同⑤。